

柴貓、夢的浮艇與德魯伊

你看過公路電影嗎？不知道《巴黎，德州》（Paris, Texas）和《德州電鋸殺人狂》（The Texas Chain Saw Massacre）哪個比較接近行駛在美國公路的感受？拿這兩部電影比較很不尋常，對吧？講起公路電影，想起的若不是文·溫德斯（Ernst Wilhelm Wenders）至少也不會是陶比·胡柏（Tobe Hooper）。《德州電鋸殺人狂》會被稱作恐怖電影、驚悚電影，可能前面加個「經典」，但絕不是公路電影。不過假設《德州電鋸殺人狂》不是在這種求助無門的荒郊野外，將場景搬到了都市，呈現的恐怖感會是完全不一樣的吧？而在漫無邊際的公路行駛，「迷失自我」與「可能遭逢不測的不安全感」兩種想法都會存在的吧？

之所以說了這麼多公路電影的事情，是因為我這個關於柴色的貓，夢中的浮艇與德魯伊的故事，都跟那間在信義區往深坑的公路上，我打工的便利商店有關。

不同的開店位置賺不同客群的錢。就我旅行的經驗來說，像這種開在寂寞公路上的便利商店遇過幾間，像是花蓮縣和平往北，進入蘇花公路前，有間與加油站開在一起的超商（公路電影裡的加油站也一定都會兼營小商店）。附近雖然不至於荒漠一片，但對旅人來說，那樣人口稀少錯落的幾戶居民，不會讓旅人覺得這是一個有人味的聚落。就像一張海的照片，如果只有海藍與天空藍形成二比一或一比一的畫面，只會覺得遼闊而寧靜，有了一艘拼板船在海上反倒寂寥而疏離。

我值大夜班，通常客人不多，有不少時間可以滑手機。最忙的就是拜網購發達所賜，物流大哥來過之後，平均要花上一個小時理貨。什麼鬼日子都可以慶祝，像是 1111 單身購物節的物量多到櫃檯後的地板沒有地方擺，我得像紅鶴一樣踩著僅存的磁磚為零星的客人結帳。其他的雜務包括打掃

環境，清潔咖啡機等，也傾向指定大夜班來做，值白班的只要維持基本店面整潔即可。

去年年底，一連有幾天下班回家，太陽還沒完全出現，街道仍是昏暗淡藍的時候，有隻柴貓都會出現在我家公寓的樓梯間。柴貓其實是隻公橘貓，但顏色比起一般的橘貓又更暗沉一些，接近柴犬的顏色，所以稱牠柴貓。

我本來只當牠是可愛又可憐的流浪貓，手機拍了幾張照片後就進家門了。一方面考量到家中環境不適合，再加上養寵物這件事，本來就會引發我不太舒服的記憶——夢中的浮艇（關於這點我稍後再提）。因此除了盛讚柴貓的可愛之外，並沒有太多作為。但最後，我還是收養了牠。

現在回想起來，柴貓還真沒有流浪貓的性格。照理來說，流浪貓會與人保持一定的距離，當你跟牠眼神對望時，牠可能不會立馬逃走，不過當你有所動作，甚至試著接近牠的時候，八成的浪貓會溜走。而我第一次在樓梯間遇到柴貓時就不是這樣子的。我蹲下，伸出右手掌，輕輕問著：「你怎麼會在這裡呀？你會開門嗎？」柴貓雙眼圓咕碌地看著我，像一對透光的寶石。

我招招手要牠前來，牠沒有動作，於是我蹲著往前進，牠也沒有逃走，很認份地讓我騷騷牠的下巴，摸摸背脊，梳梳牠柔軟的毛。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了，也可能那時我只當牠是長期被人類豢養的寵物貓，因此不太怕人。寵物貓半夜趁著主人睡著後，撬開窗戶出來逛逛街透透氣，或是尋找工作對象都是滿合理的一件事。

第二、第三天，我發現柴貓都會在我下班回家的時候出現，等在樓梯間，像是精準地掌握了我的班表一樣。第四天沒有上班的日子，出門買早餐時就沒有牠的蹤跡。第七天上班，柴貓又出現了，終於令我想起因故離職的物流大哥凱文。他曾經告訴我他是德魯伊，可以變形成任何動物的樣子。只是這一代的德魯伊因為大自然受到嚴重破壞或工業污染，變形的能

力變得半調子，必須承擔變不回來的風險，據說只剩下少數足堪擔任「大德魯伊」的德魯伊還能夠自由運使這樣的力量。

目前媒體說哪裡是哪裡的最後淨土往往只是觀光業配，嚴格來說，現在已經不是充滿探險家的十九世紀。那時如果歐洲人想要看到一隻黑猩猩，就必須在非洲殺了一隻黑猩猩製成標本送回去。當然也可以動用更多資源送一隻活的回去。那時的探險家也不會天真地以為哪裡是淨土，不流著奶與蜜，只有血和汗。

好吧，衰弱的德魯伊，我一開始以為是凱文哥的玩笑，或是他在《魔獸世界》裡選的職業，也可能是在說除了當物流士，他其實是一名 coser（角色扮演玩家），出的角色是瑪法里恩·怒風或范達爾·鹿盔——但以上猜測全部錯誤，他重申他是一名真真確確的德魯伊，還舉例了一些社會名人其實也是。例如知名小說家 W，透過書寫關於生態、海洋的故事，向大眾傳遞崇敬自然的思想，是一名大德魯伊。而之前在壽山動物園，因為像人一樣站立而被新聞報導的台灣黑熊，是某位退化的德魯伊，變形後卻變不回來的真實慘例。另外，凱文哥還偷偷告訴我，當兩名德魯伊碰面，為確認對方身份而進行的密語如此：其中一方先說「我必須保護大自然。」，另一方必須回應「對，大自然很重要。」

凱文哥是我認識的第一個物流大哥。三十多歲，像熊一樣高，身材又像狼一樣精實，頭髮灰白，有著落腮鬍未刮乾淨的鬍渣。實習結束，第一天獨自在大夜開店的時候與他初次見面。門市補貨時間大概凌晨四點。那天雖然是個透著月光沒有下雨的星期一晚上，但深坑山間空氣仍帶著一點濕冷。

物流貨車停在店門口，凱文哥從駕駛座跳下來，打開貨櫃中央的小門，搬了大概六個物流箱，以及幾包不規則形狀的貨件。在推車上架好之後，腳一踩，把部貨物頂了起來，手撐著斜傾的物流箱，拖進店門。他看見我

對我微笑了一下，一邊卸貨一邊寒暄。問我是不是新來的，以前沒看過。我說是，剛從替代役退伍，找到下一份工作之前先在便利商店打工度日。他問我叫什麼的時候，不自覺地看了我制服上的名牌，同時介紹自己叫凱文。

我拿出 PDA 盤點機開始刷物流箱上的條碼。凱文哥拉著推車走進倉庫間，將疊好的空物流箱放在推車上，和剛剛一樣，腳一踩，把物流箱頂了起來。我必須承認，看到這動作會帶來一種興奮感，而且與性有關。這大概就是我对凱文哥的第一印象。

過了一個禮拜，對於大夜的工作模式漸漸上手。有一次凱文哥卸貨完，離開店裡之後，貨車沒有馬上開走，納悶了一會兒，接著我放在櫃檯下方充電的手機，螢幕就亮了起來，顯示有一則來自交友軟體的訊息。

我點開 app 一看，有個俗稱無臉男，那種只拍上半身胸肌、腹肌照片的人傳了訊息給我。他跟我說「Hi」。

「你好。」我回道。順便看了一下資料，沒有寫太多，只有簡單地寫著 Kevin，健身中，單身，找 LTR（長久關係）。距離顯示 0.2 公里。

「哈囉，林晨暉，我是凱文。」

不用他說，我也猜到了。然而凱文哥打過招呼，就趕著去下個點，沒和我多聊，只問下班後可不可以來找我。基於對他的好感，我答應了。

天剛濛濛地亮了起來，回家換過衣服後又出了門。我跟凱文哥約在另一間不是我打工的便利商店門口。他開著一輛 TOYOTA，車齡看起來超過五年的小客車來接我。我上了副駕駛座。

「你下班後都做什麼啊？」凱文問道。

「補眠。」

「真抱歉，那還把你找出來。」

「不會呀，可以去你家睡。」

「好啊，反正我也是開大夜的，下班後也是先睡一覺再說。」

然而到達他位於新店，租賃的八坪小套房後，我們做的第一件事是做愛，不是睡覺。他沖過澡，只穿著四角褲走出浴室。見到他結實的身材和照片中的一樣，沒有騙人。他將水珠擦乾後，很快地鑽進被窩，抱著也只穿內褲的我。我倆很快地勃起，順其自然做了一回，餘興未盡，然後又一回。

開始做之前，凱文哥問了個有趣的問題：「你希望我是狼還是熊？」

「差在哪？」

「熊狀態的話，著重力量的表現；狼狀態的話則是速度。」

「不能兩個都有嗎？」

「不行啊，德魯伊一次只能成為一種動物，不會有四不像，那是縫合怪。」

「喔——那就做兩次吧，一次是熊，第二次再當狼。」

「好啊，怕你受不了。」凱文哥很爽朗地答應了。

他從床邊的矮櫃抽屜拿出了一小罐茶色玻璃瓶，大概跟五十元硬幣差不多大。我以為那是 **Rush** 之類的東西，他沒問我要不要來一點，逕自按著一邊的鼻孔，深而緩慢地吸了幾回。

「那是 **Rush** 嗎？」

凱文哥微笑，意味深長地說：「不是，這是我的變身藥水。」

做愛的時候，他當 **1** 號，我是 **0** 號。所謂的熊狀態，像是用著巨大的木杵在搗麻糬，每一下都雄厚有力。而我的通道是他的白，知覺則像嫩白的麻糬，反覆地散開、聚合、然後再次散開、聚合。麻糬在木杵提起的時候會稍微黏著它，但最後還是會回到白中，等待下次的撞擊。

第一次結束後，間隔了半小時，開始第二次。凱文哥又吸了一次他所謂的變身藥水。由於已經做過一回，這次我放下多餘的靦腆，直視他的臉，他的身體。吸完變身藥水的幾分鐘內，他的身形竟略微改變，耳朵與下巴似乎變尖了一點，臉型從熊的圓臉稍稍變成三角形的狼臉。體脂好像也跟

著下降，從原本帶著一點厚實感的肉變得像工地工人那般精瘦。他的手掌撲來，不像第一次時的熊掌般那樣猛力，而是狗掌般較小而輕，著重單點的觸感（畢竟我沒被狼掌按過，只能用狗掌比喻）。狼狀態的凱文哥像機槍，以掃射般的速度在我體內開槍。感受截然不同於熊狀態。

難道是真的變身了嗎？我帶著一種愉悅暗自驚奇。本來以為把 **Rush** 說成變身藥水只是挑逗話語，直到第二次結束，我不得不相信，那真的是變身藥水了。

起床的時候是下午兩點，天已大亮。陽光透過遮光率不佳的黃綠色幾何圖紋窗簾照了進來。佈置簡單的房間染上一層朦朧的黃暈。白色的磁磚地與牆面，隨著光影成為一畝畝開花季節的油菜花田。我雖然坐在房間，卻像到了非常遙遠的地方。

注意到我的動靜之後，凱文哥也跟著醒來。我們沒有做第三次，但抱著纏綿了一會兒。他問我有沒有意願跟他交往。

「我沒有打算……」話說到一半，凱文哥也大概知道意思了。如此斷然拒絕人難免會讓現場難堪，但誰要他提這個問題呢？聽說以前的時代是需要談很久的戀愛才能決定要不要做愛，現再則相反，或許要多做幾次之後才能決定要不要交往。但在我的認知裡，聽起來只是決定要不要基於衛生理由當固砲而已。

「啊——你也是兩感人嗎？」凱文哥問。

「兩感人？是那個兩感人嗎？」

「對呀，就是那種兩感人。」

「你是說作家 **W** 小說裡面的兩感人嗎？」

「啊——我認識 **W**，原來兩感人是他寫的，不愧是大德魯伊。」凱文哥點頭稱許後，接著說：「我是看新聞都講的，那種兩感人。」

這裡我岔出去說明一下，何謂兩感人。

現在你只要走進一間市井小民都會去的早餐店，而店內牆上剛好掛有電視，它就會顯露本質一般，播報著庸俗浮誇的新聞。主播以激動的語氣介紹近來流行的新名詞「兩感人」，像是憂心忡忡的家長擔心孩子要變壞了。

「兩感人」這個詞彙首創於作家 W 的小說之中，原本指的是在視覺與聽覺上，得到大量豐富資訊的人，但並未失去觸覺、嗅覺、味覺的能力，不帶褒貶意義，用來詮釋一種常見的現代人生活模式，在視覺、聽覺上容易獲得大量滿足的實際狀況。

在 3D 技術、VR 虛擬實境、電影工業都日漸發達的情況下，玩過《汪達與巨像》的玩家未必不能說他們沒有在大草原上騎馬的經驗（至少是部分的視覺模擬體驗）。而如果你逛過奇美博物館，聽過裡面典藏的音樂機關，足可說明過去的人要聽到音樂是多麼困難的事情。它必然是上流階級才能享受的一種娛樂，或美的感受。在 KKbox、Youtube、Itunes 隨點隨聽，隨時下載品質良好 24K·24bit 音質的歌曲下，聽好的音樂已經不困難了。這就是作家 W 認為的在視覺、聽覺獲得大量滿足的狀態。然而吃仍存在明顯的階級，25 元的滷肉飯與 2500 元的懷石料理精緻程度完全不同。廣受二、三十歲都市年輕人喜歡的「手作早午餐」，自然也與工廠配送的連鎖早餐店不同。

觸覺方面，現代人能接觸到的材質相當有限。古諺有云：「沒吃過豬也看過豬走路。」但現在的人也是相反，也很難得能有「摸到豬」的機會。接觸最多的是塑膠，聚酯纖維衣料。雖然主流聲音反對皮草，但那種對於摸到皮毛的觸覺渴望卻無法以理性全然消滅。嗅覺同樣，除非是相關職業，但你要能聞到大量不同植物的，那些真正使人愉悅而好聞的味道，非常困難。即使在商業花田，常常種的也只有同一種花卉，例如一大片的薰衣草田。

然而，「兩感人」這個詞的命運和「魚干女」、「御宅族」、「小確幸」一

樣，當它們到了報紙、新聞，便會失去原本的意思，被一種望文生義式地粗暴解讀，賦予簡化後的新意義。兩感人儼然成為負面用語，用以排斥、貶抑以大量視覺、聽覺獲得娛樂性滿足的人。舉例來說，當一名少年沉迷於電玩遊戲或色情影片當中，便稱呼他為兩感人。言外之意是要求他走出虛擬世界，無論是與真人交往，或是加入運動、勇敢地「走出舒適圈」等，取代原本的生活模式。

顯然凱文哥說的兩感人是電視的那種帶有貶義的。但無論是哪一種兩感人，還有一個共同特色——消極反對 LTR。簡單說，就是少女失戀後很容易說出口的：「我再也不相信愛情了！」；並不是兩感人等於失去擁有真實感情的能力，只是這種能力變得難以召喚，與凱文哥口中衰微德魯伊的變身能力差不多。以及，情感價值變得可取代，沒有必要。

如果凱文哥真是德魯伊，而這世界上真的有德魯伊，能夠化身成各種動物，掌控大自然的力量，我想起了國中時不停出現在夢中的橡皮浮艇，一艘款式簡單，搜救用的紅色外邊、黑色底座的橡皮艇，或許它就不會出現，而父親也還在世界上。

大學之前我一直住在雲林口湖鄉的海濱村落。那時還沒改建，是傳統的三合院，屋頂都還是瓦片像魚鱗一般蓋著的。爸爸繼承了爺爺奶奶就在做的養殖漁業，媽媽嫁進來以後就跟著一起做。家裡距離漁塭有十五分鐘的車程，爸爸會騎著他的野狼 125 載著媽媽往返。最怕各種天然災害，不知為何，魚塭裡的魚好像特別脆弱，玻璃飾品似的，特別容易死掉。颱風天讓水漫過漁塭的時候，魚會溜走，颱風過後在路邊都撿得到，留下的因為水質受到污染，通常也不行了；寒流來襲，牠們也會暴斃。投資一期的魚苗、飼料遇上天災時都會血本無歸。

有一個星期天，爸爸從魚塭工作回來之後，他說有一隻有靈性的黑狗跟著他，爸爸決定把牠養在漁塭旁的鐵皮小屋。那是搭建來放置器材，也

放了一張行軍床，工作後可以在那稍事休息。

升國中的夏天遇上一個超級颱風，下了好久好大的雨。三合院地勢低窪（課本說那是因為沿海地帶超抽地下水，導致地層下陷）。水開始灌進屋裡。在淹到腳踝之前，我跟著全家人一起把重要物品搬到高處，木板床上、鐵桌上。然而雨水絲毫沒有止息的意味。爸爸說他得去救黑皮，牠是被拴著的。如果那裡也淹水，恐怕黑皮會被淹死。爺爺念他管一隻畜生做什麼，媽媽也勸他危險別去，但爸爸不管，說只是去把黑皮帶回來，去去就回。趁著路面還能騎乘機車的時候，在置物架安置了一個平常用來裝漁獲的保麗龍箱，然後踩上他的野狼，引擎發出嗯嗯幾聲之後，去了魚塢。

水一路淹到大人的腰部，而幾乎淹到我的胸部。消防隊來了，開著裝有電動馬達的橡皮艇。小孩子如我與妹妹先被接上船，媽媽帶著貴重物品也上了船，我們被送去地勢較高的內陸避難。

像這樣的嚴重淹水不是沒經歷過，因此當時覺得一切會一如往常，在無奈又樂觀的怨歎聲中落幕。離開的時候，媽媽一直擔心爸爸去了太久，本來想在三合院等爸爸回來，但奶奶要媽媽要照顧孩子們。

水退了之後，爸爸被村人發現臉朝下趴在魚塢邊際的濕泥中，機車在幾公尺外。大概是水漫過了路面，讓行路人無法分辨路面與魚塢。倒是黑皮不見了，不知是被水帶去哪裡。檢查鐵皮小屋的時候，拴著黑皮的繩套已經解開。由於在此之前，沒有帶過黑皮回三合院，料想大概不會有牠循著足跡回三合院的事情發生，再說，足跡也都因為大水沖洗得一點痕跡也沒有了。

這就是我對養寵物始終存在著一絲不安的原因。父親後事過後，我升上國中，夜裡常會夢見一片海，永遠是海象平穩，天氣清朗的海面。我不知道我在海的何處，只覺身在海中，眼見所及就是海，環視一圈也只有海。邊際在無限遠處成為海平線，像一個沒有缺口的圓圈套住了我。

同樣的夢重複一陣子後有了變化。我發現我不再只是身在海中，而是

坐在當初那艘避難時乘坐的橡皮艇上，視角也變成看著自己坐在橡皮艇上，彷彿靈魂出竅一樣。我曾經和國中同學聊天解夢，說出我對於這個夢的感受，也坦承地告訴他們因為水災失去父親的事。他們說那樣平靜的海面一定是我走出傷痛了，海象才會如此平穩，如此遼闊。我認為有道理，但不全然相信。

最後一次夢到這個夢是在高中的時候。那時住校，宿舍四人一房，靠牆的兩側放了鐵架上下舖。我睡在上舖。我剛滿十八歲不久，還在準備大學學測。我已經許久沒有做到這個夢了，沒想到當它回來時，內容又有了變化——既不是我一個人坐在橡皮艇，也不只有純粹的海面——我看見一個男人的剪影，坐在鯨魚的背上，從顏色與體型判斷，或許是隻大翅鯨。

起初我不確定那個男人是誰，忽地他轉頭過來對我微笑。因為逆光，我看不清楚他的臉，但我直覺認定，他是我六年未見的父親。難道是因為長大成年了，來跟我告別嗎？我不曉得，但那絕對是我看過最寂寞的公路電影，不是路的公路，是海的公路。父親就坐在大翅鯨上，背影向著我，浪波被漣漪推開，形成一條路，朝著遠方離去。

就在此時，我醒了，仍是半夜，而我止不住掉淚。沒有啜泣與嗚咽，沒有吵醒室友，但眼淚就像來自海洋一樣，不停從我的眼角流出，止也不住。

德魯伊，如果是德魯伊，水災那天，我也可以變身成一隻大翅鯨，將父親載於背上，無論要去哪裡。

我不知道少年喪父對我成為那種，凱文哥認定的兩感人有沒有關聯。但在那次最後的海夢之後，我確實相當收斂情感，不願意付出，即使我認為我能。即便往後大學、當兵，都有類似愛情的感覺來過，但我都覺得不是很重要。

最近我和你

都有一樣的心情

那是一種類似愛情的東西

蕭亞軒 2008 年的〈類似愛情〉這樣唱著——後來還是跟凱文哥約過幾次，某次做愛之後，我們聊喜歡的歌手，他說喜歡早期的蕭亞軒，我們就點播了這首來聽，也跟著唱。第一次聽凱文唱歌，聲音相當低沉，像在月光林地中，一隻雄鹿踏在泥地上的嗒嗒聲。

最後一次約去他家，依然先做愛，而後聊天，這次聊起了 Youtuber。他問我為什麼從黃阿瑪的後宮生活、肚臍是隻貓、豆漿、拉姆有幾嘍、走路痛，二十幾隻貓與他們的奴才／主人加起來，訂閱人次超過好幾百萬，真的有這麼多人愛貓嗎？有的，我回答凱文哥。順帶提了三島由紀夫也愛貓，而且又帥身材又好。除了與細江英公合作拍的攝影集《薔薇刑》之外，有張他穿著和服臥躺在榻榻米上抱著一隻貓咪的照片也非常有名，笑起來的樣子說是電影男星也不為過。比照三島最後的結局，我猜沒有讀者願意相信，貓在這張照片裡沒有起任何一丁點的魔幻作用。

「好，我要當貓。」凱文哥堅定地說，像政治家發表演說。

我們沒有繼續討論他要如何使用德魯伊力量變成貓的事，但那次之後，關於他的帳號全被移除了，Line 的、交友軟體的……都沒了。這種情況不是第一次發生在我身上，常常約過一次之後，不知道是沒有賓主盡歡，還是新鮮感已過，帳號就被封鎖、消失。直到後來上大夜班的日子，發現不是我被封鎖，而是凱文哥像從未存在過一樣，離職了，不見了。接手的是一位相貌平凡的中年男子，不特別讓我有心動的感覺。

最後的事，你知道的，我收養了柴貓，略微從兩感人提升為三感人了。